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书信日记选

*Waiquo
Mingjia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

(奥地利)卡夫卡 著

叶廷芳 黎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奥地利)卡夫卡
(Kafka,F.)著;叶廷芳,黎奇译.—3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6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BN 978—7—5306—5458—3

I.卡... II.①卡...②叶...③黎... III.①书
信集—奥地利—现代②日记—作品集—奥地利
—现代 IV.I52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204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210千字

2009年6月第3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1.00元

(151) 赫蒂希·拜雷特
 (152) 拜夫才·拜特里
 (153) 拜夫才·拜特里
 (154) 拜夫才·拜特里
 (155) 拜夫才·拜特里
 (156) 拜夫才·拜特里
 (157) 拜夫才·拜特里
 (158) 拜夫才·拜特里
 (159) 拜夫才·拜特里
 (160) 拜夫才·拜特里

目 录

日记 (1)
 旅游日记 (67)
 笔记 (99)
 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109)
 书信 (125)
 致谢尔玛·柯恩 (127)
 致奥斯卡·波拉克 (128)
 致海德维希·W (135)
 致马克斯·布罗德 (138)
 致奥斯卡·鲍姆 (169)
 致恩斯特·罗沃尔特 (171)
 致格特露德·梯伯格 (172)
 致库尔特·沃尔夫及其出版社 (173)
 致 M·E (176)
 致菲莉斯·鲍威尔 (179)
 致卡尔·鲍威尔 (220)

致格蕾特·布洛赫	(223)
致奥特拉·卡夫卡	(224)
致戈特弗利德·科尔维尔	(225)
致弗兰茨·韦尔夫	(227)
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	(230)
致父母亲	(232)
致密伦娜	(237)

日
记

一九一〇年

一九一〇年初

我的耳廓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

我这么写肯定出于对我的身体和有关这个身体的未来的绝望。

如果这种绝望是这般肯定，这般与其对象相连，就如同被一个掩护着撤退并准备为此粉身碎骨的士兵制止了，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一下子就超出了目标，而且总是超出目标……

在我最近五个月的生活中，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本该对此满意的，这种状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尽管所有力量都有此义务。在这五个月后，我终于心血来潮，再度想要与我自己对话了。当我真的向我自己提问时，我还总是给予答复的，总有东西可以从我这个稻草堆中拍打出来。五个月来我便是这么一个稻草堆，其命运似乎应该是：在夏天被点燃，旁观者还来不及眨一眨眼，便已化为灰烬。这种命运偏偏要落在我的头上！它落在我的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甚至对倒霉的时期我也毫无悔恨。我的状况

不是不幸，但也不是幸福，不是冷漠，不是孱弱，不是疲惫，也不是其他兴趣。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对此一无所知，也许与我写作无能有关。我相信我是理解这种无能的，却分明不知其因。比如说吧，一切闯入我脑子里的东西都不是有头有尾地闯入的，而是在什么地方拦腰截取的。谁有本事，不妨试试去抓住这些东西，试试去抓住一棵从当中开始长起的草，且抓住不放。有些人会这种技巧，比如日本杂耍艺人，他们在一架梯子上爬，这架梯子不是支在地上，而是抵在一个躺着的人的竖起的脚掌上，这架梯子也不是倚在墙上，而是悬空的。我不会这一套，更何况连用来支撑我的梯子的那样的脚掌也没有。这当然不能说明一切，这样提问题也不能令我开口回答。但每天按理说至少应该有一行文字是针对我的，就像人们现在用望远镜对着彗星一样。然而一旦我出现在那么一个句子面前，为那个句子所吸引，就像去年圣诞节期间那样，这时我就只能保持镇静，这时我真的好像踏着我的梯子的最上面一级了。但我的梯子是平稳地支在地上，靠在墙上的。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样的墙！然而这架梯子却倒不了，于是它便被我的脚踏着往地上压，于是它托起我的脚朝墙上升。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九日，星期日……

有人告诉我们，而我们也乐于相信；处于危险中的男人们甚至连漂亮的陌生女人都视若无睹；当他们从着火的剧院中逃出的路上被女人们所堵时，他们便将她们往墙上撞，用头和手，用膝盖和肘子。于是我们那些唠唠叨叨的妇女们住了嘴，她们漫无边际的言谈获得了动词和句号，眉毛从其静止位置上竖起，大腿和臀部的呼吸运动骤然停

止，比平常更多的空气流入那因恐惧而关得不严的嘴巴之中，而腮帮子似乎也微微鼓了起来。

十二月十五日

我写下的单词几乎没有一个愿意与其他的和睦相处，我听见，辅音如何像破锣那样摩擦作响，元音怎样像展览会上的黑人和着这伴奏声歌唱。我的疑惑团团围住每一个字，我看见它们先于看见单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根本看不见单词，我只是发明了它。这也许还不是最不幸的呢，只不过我能够不得不发明词句，这种词句能够将尸体的气味朝着某个方向吹去，不致使其朝我和读者迎面扑来。当我在写字台旁坐下时，我的感觉并不比一个在车来车往的歌剧院广场中央摔倒而断了两腿的人更舒服些。所有车辆虽说都发出噪音，但每辆车实际上都是一声不吭的，从所有方向来，往所有方向去，但将交通指挥得秩序井然而胜过警察的是那个男人的疼痛，疼痛使他合上了眼睛，无须让车辆掉头，便使广场和大街小巷变得空空荡荡。喧闹的生活使他痛苦，因为他是一个交通障碍；但是空旷无人也不见得好些，因为这会把他的痛苦释放出笼。

十二月十六日

我将不再离开日记。我必须锲而不舍，因为只有在这方面我才能做到这点。我真想解释心中这种幸福感，它偶尔出现一次，现在就正充满我的心中。这确实是某种冒着气泡的东西，带着轻微的、舒适的颤动充满我的内心，它告诉我，我是有能力的；而我每时每刻，包括现在，都容易完全确信我没有任何能力。

十二月二十日

(……)我能以什么理由来解释今天为什么还什么都没有写呢?毫无理由。尤其是,我的情绪并不太坏,我耳朵里不断听到一个呼唤:“你快来吧,无形的法庭!”

一九一一年

一月十二日

这些天有许多关于我的事情没有写下来，部分由于懒惰（我现在白天睡得那么多那么死，睡眠中我的自身分量要重一些），部分却是由于害怕暴露我的自我认识。这种害怕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当自我认识尽善尽美，无论任何枝节上都经得起推敲时；只有当它完全真实时，它才能通过文字最终固定下来。因为，倘若未达到这样的境地（无论如何我无此能力），那么，那按照自己的意图写下来、并具有固定体的强大力量的文字，便会仅仅以这种方式取代一般感觉到的事物：正确的感觉不翼而飞，而所作记录之无价值被人认识时已为时太晚。

一月十九日

看上去我像是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五分钟，因此我要么就期待着自己从地球上消亡，要么就必须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从头开始（尽管这是毫无希望的）。现在从头开始会比那时候容易得多。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刚有点微弱的意识去追求一种表达方法，想使每一句话都同我的生活有联系，每一句话都在我的胸中起伏，占据我整个身心。刚开始时我是多么可怜（现在当然大不相

同了)！那时写下来的东西里透出什么样的寒冷啊，它成天追着我！不放！危险性那么大，不感到那种寒冷的时刻又是那么少，总而言之，这显然不能使我的不幸减轻多少。

有一次，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两个互相斗争的兄弟，一个去美国，另一个则留在欧洲的监狱里。开始我只是不时地在这儿写几行，在那儿写几行，因为我总是那么容易疲倦。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看望祖父祖母，在那儿把常见的一种特别软的面包涂上黄油吃了个精光。这时我根据我的构思动笔描写那个监狱。当然，我当时这么做也许主要是因为虚荣，即想通过在桌布上把纸片推来推去，敲敲铅笔，在灯下四处观望，把某个人吸引过来，让他把我写的东西夺去，看看写些什么，然后对我表示赞赏。在那几行中我主要描写了监狱的走廊，特别是它的寂静和寒冷；关于那位留下的兄弟也写了一句同情的话，因为他是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也许我有一阵感到这些描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那天下午我对这种感觉并不怎么注意。因为我当时处在我已经相处惯了的亲戚中间（我是那么羞怯，以致在相处惯了的人们中间我能感到舒适一些），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间中的圆桌旁，总想着我很年轻，从目前这种不受干扰的状态出发我会干出大事业来的，一个老爱嘲笑人的叔叔终于从我这儿抽走了那张我只是轻轻地按着的稿纸，粗粗看了看，又递还给了我，连笑都没有笑，只是对其他几个用眼光追寻着他的人说：“一般得很。”对我则什么也没有说。我虽然还坐在那儿，像先前一样俯在我那张毫无用处的纸上，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心中不断响起，我觉得几乎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

们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间，看来我必须用一把火来烧热这个空间，这把火就是我开始想要找的。

二月十九日

现在是夜间两点，我这最幸福的和最不幸的人怀着一种独特的灵感去睡觉（只要我能容忍这种想法，它也许将继续伴随着我，因为它比以往的一切灵感都站得高），这种灵感告诉我，我有能力干一切事，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工作。倘若我不加选择地写下一个句子，比如“他望着窗外，”这样它便完善了。

三月二十八日

{……}

我对施泰纳博士^①的拜访。

{……}

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在此我有时所处的状态（不很多）依我看与博士先生您所描写的、洞察事物的状态非常接近，处在这种状态中的我完全生活在种种突如其来的想法之中，对每一种想法都能加以充实。在这种状态中，我不仅感觉到我的极限所在，也感觉到人类的极限所在。这种状态中缺少的可能只是智者所有的那种激动时的平静，即使不是一点都没有。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不是在那种状态中写成的。——我却不能完全献身于这种文学使命，尽管这是必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撇开我

① 施泰纳（1861—1925），奥地利哲学家，人智学的创始人。——译注

的家庭关系不谈，由于我的作品产生缓慢，由于其独特的特性，我便不能赖文学以生存。因此我成了一家社会保险公司的职员。现在这两种职业绝不能互相忍让，绝不会产生一种共享的幸福。一个中的最小的幸福也会成为另一个中的莫大的不幸。如果我在某天晚上写下什么好东西，第二天我在办公室里就会继续激情中烧，什么也做不成。这种交叉矛盾变得越来越难处理了。在办公室我表面上履行着我的义务，却不能满足我内心的义务，每一种未曾得到履行的内心义务都会变成不幸，它蜗居在我内心深处再也不肯离去。在这两种永远不能平衡的努力之外难道我现在还要加上神智学这第三者吗？

八月二十日

{……}

我阅读了关于狄更斯的文章。是那么难读，局外人会认为，人们从一个故事一开始便在内心经历着它，从遥远的一个小点到越驶越近的由钢铁、煤和蒸汽组成的火车头。然而现在它驶近了却并不想任它离去，而是想要为它领跑，并有时间为它领跑，以自身的活力跑在它前面，而它只是跟在后面冲撞，任人逗引着向前冲撞。

我对此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我只不过时而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单词中，比如说在其带变元音时（比如上面的“冲撞”^①）我便会在一瞬间摸不着头脑，尽管我的头脑本来就是没用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是我鱼一般的感

① “冲撞”的德文 *stossen* 中的元音“o”在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时要变音，成为“ö”。——译注

觉的开端和结束。

八月二十六日

明天我将启程前往直意大利。现在这个晚上，父亲因激动而睡不着，他的心完全被对商店的担忧和因此而引起的疾病揪住了。〔……〕担惊受怕的母亲找到了新鲜的安慰话。她说，他向来精力旺盛，什么样的障碍没有被他征服过，而现在——我说，商店的不景气只不过还会持续三个月，然后一切又会好起来。他叹着气、摇着头来回踱步。很清楚，在他看来，他的忧愁不可能通过我们来打消，甚至不可能通过我们来减轻，即使在我们看来也是如此，不管我们的出发点多好，其中难免包含着这种看法：必须由他来照料家庭……通过他经常打哈欠，通过他那不算恶心的挖鼻子动作，父亲造成了对他的状况的一种几乎无人意识到的镇静作用，尽管这些动作在他健康时一般是不做的。

〔……〕

这也许从属于友谊的本质，与友谊如影随形——一则想要对这事表示欢迎，再则感到遗憾，第三毫无察觉……

十月三日

〔……〕

在办公室口授一篇给一个区长官公署的较长的通告。在结尾时（本该一蹴而就的）却卡住了，我无可奈何地看着打字小姐 K，她在这种时候总会特别活跃，挪动座椅，咳嗽，手指在桌上敲敲点点，弄得房间里的人全都注意到我的不幸。我寻找着的灵感现在也具有了使她静下来的价值，但它价值越高，却越是难以找到。我终于想出了“痛

斥”一词及整个句子，但仍怀着一种厌恶和羞愧，把这些含在嘴里不肯吐出，仿佛它是一块生肉，一块从我体内割下的肉（我就是感到这么费劲）。我终于把它说了出来，但大为吃惊：我身上的一切都为文学创作而准备着，这么一种工作不啻是一种神仙般的消解和一种真正的生命活力；而在这办公室里，我却为了这么一件讨厌的公文，不得不从有能力获此幸福的躯体上割下一块肉来。

十月四日

傍晚，在一片昏暗中躺在我房间里的长沙发上。人们为什么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认识一种颜色，但在理解发生关键性的转折之后，总是很快就确认这种颜色。如果前厅和厨房的灯光从外面同时投在玻璃门上，那么就有一种带绿色的——或说得更准确些，以不削弱肯定的印象，——绿色的光在玻璃上一泻而下。如果前厅的灯关上了，只剩下厨房的灯光，那么靠近厨房那扇玻璃就是深蓝色的，而另一扇则蓝得发白，白得连这扇毛玻璃上的画（以简单线条勾勒出的罍粟球、卷须、一些方块和叶子）也全都化去了。

下面马路上和桥上的电灯投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光和影是乱七八糟的，有些被破坏了，互相重叠，难以分辨。人们在安装下面的弧形电灯和建造这个房间时没有考虑到，在这个时候，在没有自己房间里的照明的条件下，我的房间从长沙发上看去会是什么样子的。

由下面驶过的电车投在天花板上的光，白糊糊地、朦朦胧胧地、机械般一停一顿地沿着一边的墙和天花板移动，在边缘处折断。——在于上端被照得发绿的五斗橱上的地